

真正的男女平等应该是怎样的？

在男女平等的理念下，挪威国会通过法案让女性跟男性一样要服「义务役」。挪威成为全欧洲第一个征兵时性别中立的国家。

在很多故事或电影中，男性总会「绅士地」为女性提重物、开车门、结一顿晚餐的钱，并且换来「淑女」的欣赏。但是在北欧，剧本可不是这样写的。



在北欧，一名「绅士」的举措，比起得到青睐，更可能换来一句：「谢谢，我可以自己来。」

平等社会中的男男女女

2018 年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《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中，前五名的国家北欧占了四个：冰岛、挪威、瑞典、芬兰，没挤进前五名的丹麦也排在第 13 名。

这份报告评估了 149 个国家，分别从「经济参与」「教育程度」「健康医疗」「政治参与」四个面向切入，虽然不尽全面，但足以窥见北欧在男女平等议题上的进步性。

谈到男女平等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以性别划分出的分工。例如，在中国流传着「男主外，女主内」这样的观念，即便到了女性也外出工作的时代，家务也经常仍是女性承担，成为女性下班后的「第二轮班」。

而经历过生育的女性，更常常被迫放弃原本的职业生涯，回到家中「相夫教子」，当一个「贤妻良母」。这样的观念与现象，其实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，《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中也显示出「经济参与」（落差在 41.9%）的性别落差位居第二，仅次于「政治参与」（落差在 77.1%）。

有人说，家庭的性别分工是各个家庭的自由安排与选择，但北欧诸国并不这么认为。行走在北欧的广场、公园等公共场所，不时能在一排排婴儿车旁，看到「奶爸」们带着小孩溜达。但这不是北欧人自带男女平等基因，而是北欧政府以社会福利政策介入了家庭内的男女分工。

举个例子，瑞典给予父母共 480 天带薪育儿假，法律规定父亲至少休 90 天育儿假，且不能相互转让；挪威给予双亲 49 周

（带薪 100%）或者 59 周（带薪 80%）两种育儿假，父亲必须休满 10 周，同样不能转让；冰岛则是实行了 3-3-3 公式，亦即 9 个月的带薪育婴假中，父亲 3 个月、母亲 3 个月、双方自行分配 3 个月。

「父亲配额」虽然看似仅有几个月，但是影响却十分深远。因为「父亲配额」不得转让，使用「父亲配额」几乎是必然的选择。例如，瑞典在 1995 年推出「父亲配额」之后，父亲休假照顾婴儿的比例从 46% 上升到 82%。而研究显示，就在父亲全天照顾婴儿、料理家务的过程中，父亲逐渐成为一名「奶爸」，即便日后再投入职场，夫妻间的家务分工也更朝向男女平等发展。

此外，在职场上的男女平等，北欧同样领先群雄。《经济学人》所公布的 2018 年《玻璃天花板指数》中，OECD 国家中女性职场环境最好的前五名，再次被北欧囊括了前四（瑞典、挪威、冰岛、芬兰），丹麦则排在第六。以位居第一的瑞典为例，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了 80%，其中 44% 的女性为管理职位、参与决策。

不过，从 2009 年开始，《全球性别差距报告》中位居第一的都是冰岛，而冰岛之所以能拔得头筹，是因为在「政治参与」这一项上拉开了距离。

1980 年，冰岛选出了全世界第一位经选举上任的女总统维格迪丝·芬博阿多蒂尔，后来她还连任了 3 次（其中两次没有人与之竞争，另一次她以 92% 的选票击败另一位女性候选人），在任长达 16 年。1908 年，冰岛女性拥有投票权，此后冰岛妇女党

在国会一直占有一定席位；近年来，内阁成员半数为女性，并拥有甚至超过男性的影响力。

除此之外，即使是普遍被认为最具「阳刚」气质的军队，也能看到男女平等观念的进驻。在男女平等的理念下，挪威国会通过法案让女性跟男性一样要服「义务役」。挪威成为全欧洲第一个征兵时性别中立的国家。自此之后，挪威的男性、女性不只是同时接受征召，服役期间同吃同住，也一同出操训练。



并非二元对立的性别观

北欧人看重性别平等，甚至不把它局限于「两性」之间。

冰岛的 LGBTQIA 平权团体 Trans Iceland 前主席 Uglya Stefania Kristj-nudóttir Jónsdóttir 曾说过：「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，我们会基于性别特征而将其指称为男性或女性，因为这样很简单，对吧？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事实上，性别特征在人们身上是非常不同的，有至少 40 种已被认可的变项存在。」或者

更简单点的版本，英国女演员艾玛·沃森也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倡议：「是时候将性别视为一道流动的光谱，而非势不两立的不同极端。」

「打破二元对立」的概念，在北欧的生活中也随处可见。

例如在瑞典，瑞典语中指涉男性的「他」是「han」，指称女性的「她」则是「hon」。然而在 2015 年，瑞典的官方辞典中新增了一个新的代名词「hen」，作为「不知性别者」「不愿被指出性别者」，或是「讨论之事无关性别时」的代名词。这其实就像中文的网络用语中以「ta」来取代「他」和「她」类似，不过「ta」要进入中文辞典应该比较困难。

语言形成意识，意识产生行动。瑞典人深知从日常用语开始改变的重要性。孩子与年轻人都很快接受「hen」，但年纪较大或保守地区的瑞典人仍会抗拒使用。

除了语言之外，瑞典人打破性别二元对立的事业也打进了公共厕所里。瑞典有很多公厕不会标出男厕还是女厕，反正只要是厕所，无论什么性别认同，都可以使用。进厕所关上门就是完全密闭的空间，只有一个马桶，很少有小便斗。

而在挪威，2016 年开始只要小孩年满 6 岁、取得父母同意，便能更改自己身份证件上的性别，不需要经过性别重置手术，也不用医生的诊断证明。不过，如果要做性别重置手术，则需要年满 18 岁。

丹麦也类似，年满 18 岁的丹麦人可以自由选择性别，也可以像《丹麦女孩》中的 Lily 一样，透过性别重置手术来「成为自己

想成为的人」。或者，如果丹麦人愿意，护照上的性别栏可以填一个 X。

这种「性别模糊」的意识，甚至流淌到了时尚圈。芬兰最大的百货公司 Stockmann 就在男装、女装的两层楼间，开设了 1.5 楼作为「中性服饰区」，试图在传统区分与购物习惯之外，开拓新的时尚想象。这个楼层虽然取名叫作 One Way，背后的涵义其实是 One's Own Way：不论你的性别认同为何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种风格。



未竟的男女平等之路

虽然从诸多的资料、证据看起来，北欧的男女平等已是现实，而非神话，但北欧毕竟不是完美的乌托邦，也不是从古至今不变的桃花源。事实上，今日北欧在男女平等上的成就，是一代代的女性主义者争取来的，而且至今仍会面临各式各样的不平等。

1975 年 10 月 24 日，冰岛女性为了抗议薪资过低、国会女性代表不足，号召了九成的女性走上街头「放假」。那一天，几乎

所有冰岛父亲得带着孩子上班，而以女性为主的报业、电话客服、商店或广播节目等等行业，都被迫停工。冰岛女性「放假」一天之后，冰岛社会意识到了女性的重要。5年之后，冰岛选出了第一位女总统。

但就在 2005 年、2008 年及 2016 年的 10 月 24 日，冰岛女性都再次发动了类似的行动。这三年，她们分别从当天下午 2 时 8 分、2 时 25 分、2 时 38 分开始「放假」。原因是，冰岛女性的平均薪资至今仍低于男性，所以她们决定「提前下班」，并随着平均薪资的变化而调整「提前下班」的时间。例如 2016 年统计，冰岛女性的平均薪资低于男性 14%，所以她们决定提早 14% 的时间下班。

其实，女性平均薪资低于男性的状况，即使在北欧诸国也仍是普遍现象。例如，瑞典在 2014 年的男女平均薪资差距也高达 13.7%。瑞典的民间团体为了突显这个现象，甚至推出了一个将女性装扮成男性的活动，讽刺女性加薪最快的方法就是「改当男人」。

事实上，除了薪资差距之外，诸如性骚扰、性侵害、家暴、职场升迁等议题，在各个国家都仍有不同程度的「不平等」存在。

LGBTQIA（性少数群体）议题亦然，即便北欧五国的同性婚姻都已合法化，冰岛甚至在 2009 年有了全世界第一位公开出柜、与女性伴侣结婚的女总理，性少数群体也能在北欧有相较于其他地方更开放、更自由的生活，但是准备反扑的保守势力也在虎视眈眈。例如，芬兰在 2015 年通过同性婚姻法案，但却在 2016 年出现超过 10 万民众联署，要求重审法案。

回到「男女平等」这一北欧特色，即使在北欧，这条平等之路也仍未走完。但至少北欧各国政府与当地社会对于男女平等的努力，已经使得男女平等的观念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，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

如果有机会到北欧一趟，且慢做个「绅士」「淑女」，不妨试着用北欧人的风格，摸索出更平等对待彼此的方式。

作者 温赛博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